

妇女对法律的反抗

美国“罗伊”案判决前堕胎法的理论与实践

FUNÜ
DUIFALÜDE
FANKANG

[美]瑞科雅·索琳歌尔\著 徐平\译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452816

主编

D97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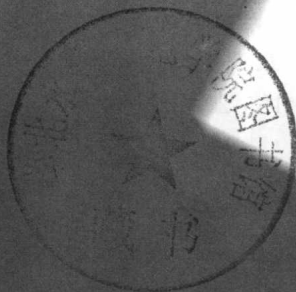
R929

妇女对法律的反抗

美国“罗伊”案判决前堕胎法的理论与实践

[美]瑞科雅·索琳歌尔\著 徐平\译

FUNÜ
DUIFALÜDE
FANKANG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745281

The Abortionist—A Woman Against the Law

Rickie Solinger

根据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 1996 年平装版译出

本书中译本简体字中国大陆版权已获著者授权,特此致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妇女对法律的反抗: 美国“罗伊”案判决前堕胎法的理论与实践 / (美) 索琳歌尔著; 徐平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8

(法意丛刊/许章润主编)

ISBN 7-5633-4155-2

I. 妇… II. ①索… ②徐… ③人工流产法—研究—美国 IV. D97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571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湛江蓝星南华印务公司印刷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莱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 524002)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20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8 000 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主编者言

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亦为一种意义体系。任何规则必涵蕴有一定的法理,载述着一定的道德关切,寄托着深切的信仰。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曰法意,它们构成了规则的意义世界,而为法制之内在基础。

任何法制的生长与运作,必伴有相应的法意。在法律移植的情形下,甚至滥觞于相应的法意,法意因而为法制的先导。法制恒定而恒变,法意因而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征与地域色彩。反之亦然。不过,就人类迄今为止有限的历史来看,诸如公平正义、仁爱诚信、安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与宽容等基本价值与信仰,构成所谓世道人心,关乎人的生存和尊严,却恒定而不变、万古而常青。这是人世生活本身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固有品质。既然一切法制和法意均源于生活本身,分别表述了生活的规则性存在和意义性存在,那么,法律之道即生存之道,法意即生活的意义,而生活的意义主要即在此世道人心。

晚近中国对于西方法律的大规模移植,意味着对其背后的知识、学理乃至道德和信仰因素的有选择继受,同时亦是一个将它们与中国人文善加调和的过程。此一建设现代中国法制和法意的过程,迄今而未止。百年间现实法制建设的顿挫,“有法不依”现象的普遍存在,反映的不仅是规则的无效,同时亦彰显了意义的危机、世道人心的紧张。由此,对于基本法理的阐释,关于规则的道德关切和信仰因素的追索,总之,对于“法意”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考问,依然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更为急切的课题。

“法意丛刊”由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筹组，旨在庋集汉语法律学术资料，积累汉语法律思想成果，阐释法律的意义世界，对于上述问题作出现时代的回应。所收内容覆盖法哲学、比较法、宪政和人权等领域；体裁不拘，包括专著、文集、译著和选辑。经此劳心劳力，盼能涓滴汇流，聚沙成塔，增益中国文明的法律智慧，建设中国现代法制，最终塑育中国人理想而惬意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或许，这也是当下法意的意蕴之一，而为编者馨香祝祷者！

许章润

2003年6月30日

绪 言

过去 150 年间,堕胎一直是美国公众讨论的话题,其主要内容均与法律有关,即:我们需要法律来承认堕胎;我们需要解除法律对此所作的诸般限制;我们需要法律赋予妇女作出自己的选择的权利;我们需要约束堕胎行为或者将其重新犯罪化。这些讨论跨越 19 世纪至 20 世纪,长达数十年——无论是在堕胎被定为犯罪行为时,还是已不再被视为犯罪时。未婚姑娘和已婚妇人都能找到堕胎从业者来处理那些措手不及的妊娠。我们的历史表明,定罪的法律或吹毛求疵的公众舆论,都没能阻止妇女坚持自己决定是否或何时成为母亲。

无人知道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堕胎合法的“罗伊诉韦德案”之前数十年间,每年到底有多少宗非法堕胎。执法者和公共健康专家们估计,每年堕胎数目大约为 100 万宗,其中仅有 10 000 例是基于医学或治疗原因而受到法律豁免才得以在医院进行的。1953 年,当堕胎绝对还是犯罪时,阿尔弗雷德·金赛在其开山之作《性行为与女性》中就披露,美国有性生活的妇女(无论婚否)每五人中至少有一人堕过胎。专家们指出,绝大部分非法堕胎是已婚妇女所为,既然她们比单身妇女有更多的性生活,这也就毫不奇怪。问题在于,有如此多的姑娘和妇人,在堕胎尚为非法的时代,去寻找堕胎从业者为她们排忧解难。

我们没有可靠的数据来确认非法堕胎,也没有堕胎从业者的全面资料。许多堕胎师因为没有被发现而能够开展他们的业务。像许多从事非法行为的人一样,有许多堕胎从业者因违法证据不足而逍遥法外。我们确实知道,在非法堕胎时代,在许多城市和乡镇,医生们大多不时

偷偷染指堕胎,往往是为一位具有长期治疗关系的患者帮忙,后者身处绝境,并明确地作出这个令人害怕的决定。在许多乡村地区,至少有一名全职堕胎医生,像宾夕法尼亚州的阿歇蓝登有著名的罗伯特·斯潘塞博士。听说过斯潘塞博士的那些来自纽约、新泽西、俄亥俄甚至更远地方的想终止妊娠的姑娘和妇人们,在1923年至1967年间,像一条不曾断流的小溪,以她们各自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向斯潘塞博士的诊所。

一些从业者并非医生,但不可否认,他们有着高超的技巧和娴熟的经验,其中一些是助产士,其他还有护士、按摩业者、物理疗法业者。绝大多数非法堕胎都是那些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的个人——医生或其他人——所为。那么,可以说他们在法律的默许下,数十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人提供这种服务。

另一些在非法时代从事堕胎业的人却从未受训并毫无技巧。他们是声名狼藉的“暗廊(back-alley)屠夫”、修车工、发型师、五金商店店主和家庭妇女等,明知法律禁止,但妇女们控制生育的需要,为那些想在刮宫中寻找运气的人创造了赚钱机会。这类行为在堕胎属于非法的时代相对而言只占很小份额。他们从业总是不能长久,他们稍有闪失就会立即被捕。他们所作所为的恐怖后果及其公之于众的结局——被捕、受审、监禁——使他们在堕胎属于非法的时代的历史记忆中占据着显眼位置,尽管他们不过冰山一角。

知晓反堕胎法在堕胎属于非法的时代所带来的直接后果的人们——医生和掌握着救护办公室调度权力的公众卫生官员们,很清楚在“罗伊诉韦德案”之前,并不完全是堕胎的医生,及中年妇人或按摩业者或修车工导致那些寻找堕胎的姑娘和妇人们的身体受到伤害。更大程度上,是不愿意妊娠的妇女们自己造成了更多的伤害,在令人绝望、无助、羞耻和毅然决然的情形下,她们使用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香料和工具私自堕胎,而顾不上那个时代妇女挥之不去的由于这类堕胎土法所带来的伤害和死亡的恐惧。金赛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在1950年代估计,75%~85%引起大出血的堕胎都是私自堕胎。一位华盛顿特区的产科

医生1958年就指出,禁止堕胎的企图直接增加私自堕胎率和死亡率。

本书讲述在堕胎属于非法的时代,美国妇女所面临的危害有着更为广泛的来源:法律本身以及导致法律有时执行有时又不执行的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为阐述危险的诸种根源,我将复述1918至1968年在俄勒冈州波特兰执业的堕胎师露丝·巴尼特的职业生涯。其生活及工作强有力地说明,在“罗伊诉韦德案”之前并不是堕胎从业者给妇女们带来了危险,而是法律——它从未有效地消除堕胎,反而不可救药地总是给妇女的生活造成危险。不论是在30年代反堕胎法令很少适用时,或是在50年代它常常被执行时,事实上,这些法律都是纸上谈兵,不过给那些自己并不动手堕胎,却能从妇女的绝望和妇女的牺牲中获利的个人——卑劣的掮客和有野心的政客——以可乘之机。堕胎属于非法时代的这个故事即为显例,即一个行为怎样以及何时会实施既是非法的、文化禁忌,而又被妇女们视为生活必需;压迫妇女的同时却强化了男人的权利。

事实真相是,当国家握有管制妇女身体的权力时,反堕胎法令尽管从来未曾消除过堕胎,但却将所有妇女置于危险之中。今天,反“选择”的立法者和少数市民决定再次使用法律,强制“咨询”和规定等待期,要求父母或配偶证明,拒绝为所有年龄的堕胎保险,禁止任何类型的上诉,进而最终剥夺妇女掌握自己生育的权利。这一切的后果,如果他们成功的话,将迫使那些不愿怀孕的姑娘和妇女堕落,而且进一步严格的准许堕胎制度的后果将首先累及贫困妇女。

晚近历史告诉我们,反堕胎法令已经并将还有更多的危害后果——伤及法律本身。虽然法律从未也永远不可能阻止成千上万的妇女们自己决定生儿育女之事。它的过去,就像露丝·巴尼特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不过为警察腐败、选举舞弊以及出于政治目的而制造迎合时尚、耸人听闻的色情丑闻等大开方便之门。所有这一切都使妇女陷入危险并受到伤害。

反堕胎法令之所以未曾杜绝堕胎,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法律与民众

的观点恰相对立。身处今日的众说纷纭之中,有的恰是反选择者的花言巧语和立法者的哗众取宠之论,我们很难记住这些事实。但是,在堕胎属于非法时代的深渊里,法律专家和执法官员们通常指出,大多数美国人是反对堕胎的,因为,当时——现在也一样,有太多的女人即我们的妻子、母亲、姐妹、姨妈姑妈、女朋友——我们中的太多人遭遇过措手不及的妊娠。在堕胎属于非法的时代,将堕胎权与妇女权利联系起来的男女平权运动方兴未艾时,公众对堕胎的宽容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消极地接受反堕胎的法律,同时默默地认可大量秘密的个人的反抗。但是,今天人们之所以不再忍受对于堕胎权利的消极态度,是因为对方已经转化为暴力和谋杀。对方以及极端保守主义的支持者们坚持要国家控制妇女的身体和生育权。

在堕胎属于非法的时代,露丝·巴尼特及其同僚们,在随时可能被捕、被监禁的威胁下生活与工作。他们的生活充满担忧,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政客们和执法者会觉得把这类充斥着性的搜捕和审判搬上舞台,在政治上谋利。但今天的从业者们生活在更加黑暗,比生命威胁更加严重的骚扰、暴力和死亡的阴影中。甚至在牢房里,露丝·巴尼特都很难相信接手其工作的医生已经被冷血杀手所害,而其他许多穿上防弹衣的堕胎师担心同事或家人会遭不测,忍受着狂热者的威胁以及来自封锁诊所者、运动发言人和反“选择”立法者们毒害公众的说教。

巴尼特及其20世纪中叶的同僚,对于堕胎从业者的生活和工作所面临的新危险感到震惊和沮丧。但是,不幸的是,这些老一代人并不奇怪他们的同类今天依然令人绝望地易受攻击。顶着那个罔顾事实的蔑称——“暗廊屠夫”,巴尼特与许多技术高超的同事们在过去不久的年代里劳动着,而在今天,这些污水又泼给了当代从业者。

我希望,这么多年后将露丝·巴尼特的生活和工作公之于众,不仅仅是尊重她为妇女所做的一切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投入,也希望全国读者尊重并支持堕胎从业者。他们因为从事着很少有人愿意或者能够做的困难而艰巨的工作,一次又一次地成为攻击的靶子和谩骂的对象。

每年,成百上千的妇女不得不寻求堕胎,这些从业者恰是解救她们或让她们保持名节的工具。事实上,在美国,妇女们及其全面行使公民权的命运,都紧紧地与堕胎从业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反堕胎狂热者们也将他们的战略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所以,其矛头实际上针对的是支持选择的大多数。

瑞科雅·索琳歌尔

1995年9月于科罗拉多之保欧德尔

鸣 谢

对我而言,很难说在撰写一本涉及不公正和危险的书时是愉快的。但是,事实上,写作本书,我从头到尾都心驰神往、沉迷其间。这部分得益于从各方面帮助我的亲戚、朋友和同事。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母亲珍妮特·索琳歌尔和我的姐姐玛莎·索琳歌尔,她们从我一开始这个写作项目时,就帮助我寻找资料和建立联系。我的姐姐多丽欧·索琳歌尔像通常那样给予我学术上的激励。

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我与其他历史学家的联系比我希望的要少,但是在我写作此书时,许多久疏联络的同事都施予援手。艾莱·泰勒·梅、乔安娜·迈尔欧维兹、艾米·凯瑟尔蔓、雷娜·瑞普、埃丽卡·多斯和卡罗·杰菲都对我的工作表示关注并提出或回答了有关1950年代堕胎、政治、文化和医学等方面的重要问题。艾米和卡罗在我写作过程中交给我有关露丝·巴尼特在相关时期的资料,埃丽卡则帮我仔细查阅了波特兰的报纸。

我很幸运地获得了最好的研究方面的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尤捷尼的汉纳·福克斯棒极了,他从俄勒冈州的各个博物馆里找到了我所需要的东西。波特兰的雷克·皮勒和丹佛的克里斯汀·伊维森帮了我很多忙。加利福尼亚州的维多利亚·约翰逊及时安排,送来我正好需要的资料。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瑞诺的杰克娅·鲁弗,她在寻找半个世纪以前这座城市里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证据上,所给予我的帮助是无价的。

一些久疏音讯的朋友给我提供了他们的许多宝藏。马廷·卡罗允许我从电脑中进入他的超级资料图书馆。我到波特兰时，桑迪·波利斯卡带我去看了所有我不曾看过的地方。事实证明，她是位最完美的主人、朋友和信息员。多年来，乔纳森·伯恩鲍姆一直给我提供相关的剪报，对此我心存感激。伊丽莎白·贝克、李·倍尔和艾米·凯瑟尔曼为我提供了基础方面的支持。通家之好，潘蒂和塞尔维亚·加萨威直到现在仍然是我最亲爱的朋友。相信潘蒂知道，对于她愿意在电话里倾听我朗读稿子的这份情谊，我是多么感激至深。我深深地感谢凯·欧毕瑞对这些材料的重视，以及他对于露丝·巴尼特的世界的艺术性再现。珍妮佛·赫斯热情似火，瑞米·哈里斯姐妹一往情深、大卫·巴萨缅友情如海，这一切在我写作本书时都至关重要。

本书写作伊始，就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学会两方面的资助。使我得以购买我想得到的所有审判记录副本，得以作必要的旅行。在我无法脱身时，可以付款委托其他城市的人们帮助我。

如果找不到露丝·巴尼特的女儿玛吉·圣·詹姆斯，我就不可能写出此书（在此要感谢卡罗·杰菲为此提供的线索）。当我第一次在佛罗里达州的欧喀拉见到玛吉时，她已70多岁，是位精神矍铄、慷慨大方的妇女。她敢于信任一位来访的陌生人，并告诉她一个没有结尾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我深深地感激玛吉允许我进入她的生活，与她分享她生活中的宝藏。

我非常高兴多罗西·泰勒最后决定告诉我她在斯图尔特诊所与露丝·巴尼特共事时的情形，访谈对我极有帮助。朱迪·露易斯十分乐意与我分享资料，我钦佩她的敏锐和进取精神。说起波特兰报人罗拉·克瑞科，我的确一阵激动。我所拥有的有他署名的四十年的剪报是我奉为神明的资料，所以当他打电话来，说要与我谈谈露丝·巴尼特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多年来，我一直住在保欧德尔，我认识沃伦·亨医生，一位勇敢坚强的堕胎师。沃伦和他的同事——英勇、坚定的堕胎师——面对威胁

坚持工作,他们是英雄,因为他们相信妇女绝对有权决定她们自己的生活。我很高兴沃伦视我为同志,有时我在想像,他和露丝·巴尼特该有多少共同语言啊!

自由出版社的乔伊斯·塞尔蒂泽和切瑞尔·韦兹纳为此书做了出色的编辑工作。他们为我删除大量不必要的东西。与他们一起工作十分愉快。

我的家人扎查尔·理德、内尔·格瑟,特别是杰姆·格瑟(他鼓励我用攀登圣尼塔山的精神去“攻克”露丝·巴尼特)常常让我知道他们相信我能做好这项工作。为此,我感谢他们。

与爱好公正的男女平等主义者生活在一起是多么美好啊!

目 录

绪 言	1
鸣 谢	1
第一章 危险	1
第二章 犯罪生涯	23
第三章 男人的世界	52
第四章 女人的地狱	82
第五章 瑞诺	112
第六章 波特兰	142
第七章 听众最多的犯罪	162
第八章 审判中的妇女	187
第九章 坚持不懈	212
参考书目	233
译者后记:为法律寻找伦理支点	247
附录: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被害问题	258

第一章 危险

1965年，她23岁，刚到旧金山。经过19次申请和一次面谈后，她获得了从家政师范学校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开学几周后，她在校时交的男朋友从波特兰飞到旧金山。与其说是为了爱，倒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缘故。两人一起看电影，一起去海边，然后回到她的住处云雨一番。而后，他回波特兰，而她错过了月信。

早孕反应露出端倪，她吓得要死。11月30日，她去看医生。是的，医生肯定，她怀孕了。苏珊娜·泰勒——我们这样称呼她——把这事告知姐姐、姐夫。她也电告那远在波特兰的年轻人比尔·霍布雷克。比尔说，他有办法解决这件事。他认识的一个哥们儿知道一个人……苏珊娜继续去学校，教14位七年级的姑娘们如何做通心粉和奶酪。当14个姑娘把14只烤盘放进烤箱时，她下决心去堕胎。

苏珊娜作出决定，但对此却毫无准备。盯着七年级学生们，她意识到，她真的对此一无所知。当晚，她又致电比尔。后来，她说起这次谈话，“这不过是当时我们不得不作的决定。我们还没谈婚论嫁，他不知道我能否在旧金山做下去，他能否在俄勒冈有所发展”。

但是，现在苏珊娜·泰勒已有7周身孕。她不知道旧金山或其

他什么地方有堕胎者。她仅仅认识同校工作的其他老师,还有室友,她也是家政老师,一位来自密尔沃基的信仰天主教的女孩。她们都无法依靠。苏珊娜电告比尔,下星期二即1965年12月7日,她坐飞机去波特兰。他答应安排一切。

苏珊娜对高中校长说家里有急事,星期二晚上,她飞抵波特兰。飞机到达时,夜已深深。年轻的家政教师和比尔——半工(做教员)半读的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学生,住进波特兰城一家汽车旅馆里以威廉姆·霍布雷克夫妇名义预订的房间。后来,波特兰市长因故反省这一事件时指出,当一个姑娘正准备堕胎时,她的男朋友在佳麦卡汽车旅馆35号单元以夫妇名义(尽管他们还不是)登记入住,这事“可能已经违反城市旅馆条例”。

比尔解决苏珊娜问题别无他途。像前面所说的,他的一个哥们儿知道如何找到堕胎者。星期三早上,计划启动。比尔驾车,两人离开佳麦卡旅馆,苏珊娜缩成一团靠在车窗上,脸色苍白。他们驾着比尔的EL卡米欧卡车来到波特兰城西南的山脚下,10点钟开进亨利·舍尔乐饭店的顾客停车场。比尔还记得当时的细节。“噢,我停下车好一会儿,”他说,“没有看见一个人,又过一小会儿,一辆蓝色的62茨威驶过来,一个男人下车,走进饭店。我认出这就是唐·罗杰斯。”

比尔看着唐·罗杰斯走进饭店后又走出来。然后,比尔和那个人的眼睛对视,“他问:‘比尔吗?’比尔答:‘是的。’”比尔示意他的卡车在那边,苏珊娜一动没动,看上去像睡着了。然后,唐·罗杰斯才想起来,说:“我在街道上转了转。”

唐·罗杰斯溜达着走近EL卡米欧,他叩叩车窗,苏珊娜睁开眼睛,摇下车窗。接下来几分钟,像苏珊娜说的那样,“我坐进他的车,他站在开着的车窗外,和我说话,等着那个人来”。

在谈话中,苏珊娜第一次得知,他们在等一位女堕胎师。她敢

肯定，比尔告诉她，堕胎师是个男人。苏珊娜已经吓得够呛，也根本不在乎是谁。唐·罗杰斯努力向她保证堕胎师是女的很好，可以说更好。“他说，‘有时男人欺负前来堕胎的姑娘’，我不得不担心所有事情，包括像堕胎师是个男人。”

他们谈话——主要是唐·罗杰斯在说——的同时，两人都紧张地扫视着整个停车场。唐·罗杰斯开始紧张地从车窗到车头再到车尾，又从车尾到车头不停地踱步。但是，仍然没有迹象表明，他已接上头。他告诉苏珊娜，要去饭店里打电话，他一走，她就望见一辆深棕色林肯大陆车。

苏珊娜不再张望，而是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她的阴道、卫生纸、鲜血。她想像着她的双手和大腿都沾满鲜血。她开始慢慢地睁开眼睛。唐已经回来。他说，线路太忙，耽误一会儿，现在一切都办妥。那人一两分钟内就到。

几乎是在同时，那辆深棕色的林肯车开进停车场。唐打开卡车门向苏珊娜暗示，就是那位开林肯车的妇女。孤立无援、心口已经流血的姑娘离开 EL 卡米欧坐上堕胎师的车。“我坐上车，我只是……我的确紧张万分，她开车带我去她家。我紧张极了。我问她需要做什么，她到底要怎么做。她说，只是简单的刮宫而已，要不了几分钟。”

“我们开车上山，来到查姆普莱道。那是一座棕色的砖房，前院很小，车开进车道去。我下车进屋，走到她的起居间，脱下大衣靠在椅子上。”

这时电话铃响，她接听。她拿着电话听筒，坐在长沙发上说：“好吧，告诉我你的情况。”谈话很短，因为她告诉对方她现在正忙着呢，对方说，过一会儿再打。她听电话时，苏珊娜无助、无奈、恐惧地等待着。

堕胎师叫苏珊娜下楼去卧室，然后说：“除了胸罩和鞋，脱掉其